



御製性理精義序

朕自冲齡至今六十年

來未嘗少輟經書唐虞

三代以來聖賢相傳授

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



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
之學不外循理也故敦
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
所加意臨莅日久玩味
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

事而確然知其不可易
前明纂脩性理大全一
書頗謂廣脩矣但取者
太煩類者居多凡性理
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

百朕實病其矛盾也爰
命大學士李光地詮擇
進覽授以意指省其品
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
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

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
繁重至於圖象律曆性
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
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
折中其間名曰性理精

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
自有所知也已
康熙五十六年春二月
初一日書



表

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性理精義總一十二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

呈臣光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文明式煥五百年道運重光

刪定聿新億萬載儒宗有統

體天德以行王道沿近派以邈遙源惟道術一歸於醇

信羣言必折諸

聖臣光地等竊惟伏羲始畫中涵性命之精堯舜相傳顯
抉危微之奧是以孔門垂教推本於執中鄒嶧揚風
求端於性善聖賢心法于古昭然理學源流其來尚
矣下不雜於功利故管晏未免事業之卑高不入於
空虛故鄒莊大爲賢智之過秦漢而下申商黃老代

興魏晉以還釋典禪宗交煽推其言厖而道散皆由
學絕而風微爰及周程首尋聖緒輔以張邵悉闡天
機太極建圖依然易卦之指皇極經世蓋取洪範之
書體仁孝者莫如西銘乃孝經之要義發性情者莫
如定性本良象之微言故朱子得因四子之師承上
溯六經之聖制一倡羣和無媿當日鄒魯之風有開
必先實啓于今

堯舜之運欽惟

皇帝陛下

道符天載

德合乾行

學緝熙于光明

治允升于淳古

踐基大寶即披簡以窮經

削亂四方亦投戈而講藝

默成理數之妙允矣單心

坐徹天人之宗判若指掌以今日行仁義之有效知古

人論道德之非虛凡宋儒皆獲表章至朱子尤崇尊

禮斯實前賢之厚幸得蒙

後聖之深知

謂性理大全之書脩於前代永樂之際采摭纂備而筆擇

未精門目雖多而部分失當恐學者貪多而無益使

斯道反晦而不明特發

宸衷重加纂輯務令揚秕糠而取精鑿故記錄之汎濫在

所芟不欲醜元酒而和太羹故衍說之支離在所棄
約其義類如網在綱切於進脩猶階有級詳而不冗
簡而無遺雖屬羣賢之成編亦存至當之精義學必
謹其純疵之辨治必酌於古今之宜一臬
聖裁盡經

睿斷縱使諸儒復起必奉

聖明折中矣

賜弁序文頒行學校從此學者先河後海悟斷潢絕港之

差望墻入宮識宗廟百官之富學以從政人心正而
人材興習焉成風大道行而大化茂臣光地等業同
蝕蠹技比雕蟲叨服章逢清夜有慚儒行徒呻佔畢
未白頭未覩賢關謬受役於編摩幸日親於

指示與聞

至教信雄況之非真取成

聖心允游夏之莫贊遂使枯株朽質賴新標以舒光腐草
微明乘陽蒸而發照遵道遵路思無玷於前脩是訓

是行期有立於
 聖世臣光地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

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謹上表

性理精義

奉

旨開列

御纂性理精義承脩校對分脩繕寫監造諸臣職名

承脩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

御前校對

翰林院侍讀臣魏廷珍

翰林院侍講臣何國宗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吳孝登

翰林院編脩臣梅穀成

分脩

候補翰林院侍講今授直隸巡道臣楊名時

翰林院檢討臣彭維新

翰林院檢討臣董宏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臣蔡世遠

武英殿繕寫

翰林院編脩臣嵇曾筠

翰林院編脩臣蔣漣

翰林院編脩臣徐葆光

翰林院編脩臣劉於義

翰林院編脩臣潘允敏

翰林院編脩臣狄貽孫

翰林院編脩臣薄海

翰林院編脩臣任蘭枝

翰林院檢討臣陳世侃

翰林院待詔臣曹曰瑛

中書科中書舍人臣王曾期

進士今授江南鎮江府學教授臣張榮源
武英殿監造

總監造兼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臣伊都立

總監造臣張常住

總監臣李國屏

監造兼驍騎校臣巴實

監造臣神保

先儒姓氏

宋

周子敦頤 茂叔 濂溪

程子顥 伯淳 明道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張子載 子厚 橫渠

邵子雍 堯夫 康節

歐陽氏 脩 永叔 廬陵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余氏靖 安道

范氏祖禹 淳夫 華陽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謝氏良佐 顯道 上蔡

游氏酢 定夫 廣平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尹氏焯 彥明 和靖

呂氏希哲 原明 滎陽

曾氏鞏 子固 南豐

劉氏安世 器之 元城

邵氏伯溫 子文

胡氏宏 仁仲 五峯

羅氏從彥 仲素 豫章

李氏侗 愿中 延平

張氏嶠 子望

張氏九成 子韶 范陽

朱子熹 元晦 紫陽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陸氏九淵 子靜 象山

蔡氏元定 季通 西山

陳氏淳 安卿 北溪

黃氏榘 直卿 勉齋

陳氏埴 器之 潛室

李氏方子 正叔 果齋

楊氏復 信齋

程氏珙

真氏德秀 希元 西山

魏氏了翁 華父 鶴山

饒氏魯 仲元 雙峯

祝氏涇

御纂性理精義
葉氏采 仲圭 平巖

元

鍾氏過

黃氏巖孫

許氏衡 平仲 魯齋

胡氏方平 師魯 玉齋

吳氏澄 幼清 草廬 臨川

彭氏絲 魯叔 魯齋

御纂性理精義凡例

一性理之學。至宋而明。自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淵源。同時如張如邵。又相與倡和而發明之。從遊如呂如楊如謝如尹。又相與賡續而表章之。朱子生於其後。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於其及門諸子之同異是非。然後孔孟之指。粲然明白。道術一歸於正焉。宋元諸儒。皆所流衍之支派。宋之真元之許。則其最醇者也。明初編為性理大全之書。其所采輯亦幾備矣。然擇

焉不精。未免泛雜冗長之弊。其所區分門目。亦頗繁碎而失綱要。是以三百年來精熟此書者鮮。是反以多為病也。今特撥去華葉。尋取本根。必其微言大義。真與六經四書相羽翼者。然後慎收而約載之。但取其義之備。不貴乎言之長也。至於門目之分。亦以程朱論道論學之塗轍次第為準的。凡所標題。可以包括眾論足矣。條件太多。則從芟削。

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乃有宋理學之宗祖

誠為學庸語孟以後僅見之書。竝悉載全文。附以朱子解說。使學者知道理之根源。學問之樞要。若張子正蒙邵子觀物。亦皆窮極天地萬物之理。上贊聖經。有裨學者。然程子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又謂堯夫之說之流。未免有弊。則二書在學者固當精別明辨。存其大醇。庶幾不謬前賢之意。朱子近思錄不及觀物。所采正蒙亦止三十餘條耳。今兼采二書。不下二百餘條。較之近思錄則已多。而以視全書則甚約。欲

其便學者之講誦。不誤學者之心思。要其言之精且至者。不外乎此也。三十餘年。且今。兼采二書。不不一。一朱子易學啓蒙。已全載入周易折中內。因其討論易理。與太極圖經世觀物有相發明者。故就全文四篇內。各摘其要語若干條。俾學者知讀易之門戶。若家禮律呂。乃朱子言禮樂之書也。其文頗繁。學者憚於講究。亦摘其宏綱大節。可以括全書之體要者。約文申義。以發其端。庶有志禮樂之事者。自約入博。由此

以稽其全也。至於蔡氏範數之作。朱子不及見矣。稱爲父師之傳。實非朱子之意。朱子嘗病揚王以僭經。不應其門。又有僭經之事也。今削不載。

一自太極理氣以下。性理大全剖爲題目若干門。其區別既太多。又有命名不當者。有前後無序者。今加以釐正。使條理粲然易曉。又學者下學上達。原有次第。故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未及於易。程子以西銘教學者。而秘太極圖說。朱子於四書。先大學論孟而後

中庸皆此意也。朕祖其意。故纂集朱子全書。從小學大學起。然後及於天道性命之說。今此書門類先後。亦用此意云。

一鬼神之事。夫子所罕言。四書六經。及者寥寥。非學者之切務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聖人教人之意。至於標道統則啓爭端。論人物則雜細碎。欲考其詳者。自有伊洛淵源錄通鑑綱目等書在焉。此書以性理爲名。但令學者

用心實學。以知聖德王道之要。有得於此。亦不患乎通幽明之無階。論古今之無識矣。故鬼神道統歷代人物之目。亦且闕如。

一性理大全編末。有箴銘詩賦之類。考周程張朱平日所講論者。無非此理。不假乎聲韻之文也。今亦削去。一卷首諸成書。除太極圖西銘通書。有朱子注解外。餘如正蒙觀物啓蒙家禮律呂等編。諸儒解釋。皆擇其精切明當。有發文義者存之。無則闕之。間有文義不

明。圖象蹟奧。而諸儒無說者。頗附以案語。為之畧啓
關鍵以示學者。

一、卷首勸學書。刻太極圖。西銘。通書。內朱子去輪水繪
附論命書。無非此野不野。平聲。讀之。文也。今亦附去。
一、卷中大全。論末首。藏書。精粗之勝。若因野。取米平日
入際之目。亦且關故。

御纂性理精義目錄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御纂性理精義目錄

卷第一

太極圖說 通書

卷第二

西銘 正蒙

卷第三

皇極經世

卷第四

卷易學啓蒙

卷第五 五蒙

卷家禮

卷第六 五蒙

卷律呂新書

卷第七 圖說 圖書

卷學類一

御纂性理精義 小學義總論為學之方 立志 存養 省察

卷第八

學類二

致知 力行 雜論言行出處附 人倫 師道附

讀書法 文藝

卷第九

性命類

性命 心性情 五常 雜論經書名義

卷第十

卷理氣類

理氣 天地日月 陰陽五行 曆法

地理 潮汐附

卷第十一

治道類一

總論治道 君道 臣道 用人

卷第十二

治道類二

田賦 學校 宗廟 禮樂 諡法附 兵政

刑罰 諫諍 禎異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

太極圖

周子作

朱子註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

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大

卷一

太極圖說

二

一

一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



陽動

陰靜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

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也。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

之德也。善惡。男女之

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

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註

說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

集

一。○又曰。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又曰。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抵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

其說之詳乎。饒氏魯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闡不窮。而此理為闡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為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為之根柢。為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

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註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集說** 朱子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又曰。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虛。無時不吸。虛盡則生吸。吸盡則生虛。理自如此。又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

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集說** 朱子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又曰。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虛。無時不吸。虛盡則生吸。吸盡則生虛。理自如此。又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

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吳氏澄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弦與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為喻。不可以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

註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集說**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又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以圖象考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各有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黃氏幹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木則陽之濕氣。以其初動感於陰而舒。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以其初動於陽而縮。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爾故其序各由少而

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

案朱子雖以陰陽分質之序。氣之序。然實陰陽合體。氣質同歸。何則。天一陽也。加五為六。即地之陰也。地二陰也。加五為七。即天之陽也。三與八。四與九。亦然。其陰陽合體者如此。是故以氣言之。以冬春為陽。夏秋為陰。可也。以陽氣生於冬至而盛於春。陰氣生於夏至而盛於秋也。以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亦可也。以陽功發於春而極於夏。陰功成於秋而終於冬也。以質言之。以水木為陽。火金為陰。可也。水之滋潤。故能生木。陽之舒也。火之燥烈。故能成金。陰之斂也。以木火為陽。金水為陰。亦可也。木溫火熱。氣稟乎陽也。金涼水寒。氣稟乎陰也。又通

而。言。之。則。陽。始。於。水。盛。於。木。極。於。火。而。終。於。金。陰。始。於。火。盛。於。金。極。於。水。而。終。於。木。此。又。時。令。與。物。理。皆。然。而。無。氣。質。之。異。者。也。
讀者不可不知。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註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

又可見矣。集說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也。無極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註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集說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此之謂也。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又曰。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

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又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一而二。自二而四。遂加其一。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陳氏植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

物言之。○真氏德秀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為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一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

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又案圖末二圓象與上圓象不二。則知人之性即天地之性。渾然合一而無加損也。然氣化形化似不必分。而周子必分。為二象者。則有深意焉。蓋人之體性受於父母。易知也。人之體性受於天地。則習焉不察者多矣。故自男女構精而逝。夫天地細縕之始。由父子似續而推於厥初。生民之先。則知父母之為父母。又知乾坤之為大父母。矣。為父母之子。則身體髮膚受之者。不敢毀傷。為天地之子。則形色天性。必如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此即西銘之大指。然已具於周子圖象之中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註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集說**朱子曰。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不肖。○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

知陽之為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
 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為之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之
 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
 獨土無位。又為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
 也。○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
 惡。未分處便是。○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
 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為
 惡。乃發後流而為惡耳。○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
 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而主靜

無欲

故**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註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
 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
 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
 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
 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
 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
 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
 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
 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
 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
 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集說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
 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
 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
 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
 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

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又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李氏方子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黃氏巖孫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即太極之渾融。與日月合明。是其智晰昭融。即陰陽之昭著。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即五行之順布。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即四時變化。五行屈伸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註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註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處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

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集說 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耳。

案 此節引易以證前文之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四時之氣是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五行之質是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五性感動而必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是也。真精合凝，化生萬物者，人物之所以始而生之。

說也。衆人蚩蚩，草木同腐，而聖人者，立人之極。至於與天地參，人物之所以終而死之說也。引此之意，所以明夫三才之道並立，而人必全受而全歸之，蓋亦西銘卒章之指也。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註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註後記

熹既為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

竊謂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荅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為之日。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

附朱子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

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

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通書

周子作 朱子註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

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

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註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註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純粹至善者也。

註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註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
集說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即圖之陰靜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

註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而未有所以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以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集說**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也。誠之立也。**集說**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陳氏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

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註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

已為五行。**集說**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之性矣。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分作四。○又曰。濂

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又曰。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

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復字。伊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

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註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案** 繼之者善。是天道之流行。賦與所謂命也。成之者性是人物之稟受成質。所謂性也。其理自易發之。故曰性命之源。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註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註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註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註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註 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註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註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集說

朱子曰。德輶如

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註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註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註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

集說

朱子曰。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者動之微。動則

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又曰。周子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

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事為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

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註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註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

也者。

復焉執焉之謂賢。

註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註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集說 朱子曰。神即聖人之

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

黃氏幹曰。誠幾德。此一段。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

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註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註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註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註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註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註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註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註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註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註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註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註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註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註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

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問註中引允執厥中。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也。集說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註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恃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註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註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註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註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註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註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註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註 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註 希。望也。字本作睇。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註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註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註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註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註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註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

哉。

註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註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註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

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註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註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註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註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註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註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註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註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註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註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註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註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

註 善無不學。故悉有眾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註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註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註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註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註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註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註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註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註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註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註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註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註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註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註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註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

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註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閒。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註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註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註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集說**朱子曰。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註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

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註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

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

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集說**朱子曰。自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

是一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

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

全。

圖此章與易繫傳言窮理盡性至命處相發明。彰者微者。如易所言幽明死生人鬼也。剛柔必要於中。如易所

謂知不過而仁不流也。二氣五行萬物皆一者之所貫。如易所謂萬物之生晝夜之道統於易而妙於神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註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註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註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命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註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註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註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註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註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註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註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註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註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天乎。人也何尤。

註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註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註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註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註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

弊也久矣。

註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註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註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註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

名也。薄亦甚矣。

註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註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註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註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註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

集說

此問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註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註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註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註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註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註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註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案 上章言不息於誠而後言慎動。由本體之操存。以察於思慮事為也。此章言復其不善之動而後言誠。由思慮事為之省察。以復其本體也。二意蓋互相發。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註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

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註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註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註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註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

惟孔子乎。

註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註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註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案 汨則亂。亂不決也。此二句。皆是就泉說。以況人事。決水者。必俟其源清。而後決之。若汨亂濁穢。則不決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註 時中者。象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註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集說 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

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註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案通書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此書只言明通亦側重靜虛一邊。主靜之意也。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

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註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

光風霽月。

註延平先生每誦此語。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



